

# 隐身万类的光华

□曹洁

鲁院的季节就是植物的季节。三月桃花，玉兰开了；四月秀萼，梅花谢了；五月條桑，桑葚甜了；六月鸣蝉，荷花开了；七月流火，梅子落尽。万物的动与静，赋予了这个院子活生生的灵性。鲁院是一个院子，也不只是一个院子，她更是一个气场，或者说是一个植物场、一个自然场，文学、人性、良善在这里草木一样地生长。

李万华，是在鲁院的一朵格桑花。她是隐身万类的光华，清瘦却坚毅，是一个有灵魂的人。生命如冰，灵魂在冰上行走，外物于她，只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喧嚣与芜杂。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，爱默生说：“人不是在自然里，而是在自身中看到一切都是美好而有价值的。世界非常空虚，它却从这种虚饰的外观中得到好处，使灵魂骄傲地得意洋洋。”李万华安静素宁，恬淡从容，从不矜矜傲慢，也不特立独行，清洁自守，内化灵魂，不着修饰，自成气场。

李万华的文字是有骨性的。水深不响，人静少言，一个真正的作家，应该以静态的作品来应和动态的世界。李万华始终微笑着，包容纷扰，过滤杂念，随性自然，经营着自我空间与自然世界的交融体悟。她身在任何一个场，又游离任何一个场，既有近距离的深入和体察，又有远离的观照和审视，亦或超然出尘，俯瞰众相。她是善良而多情的介人者和深爱者，也是冷静而清醒的观望者和书写者；她敏锐的触须延展到视目所及的任何领域，又会在某个瞬间惊悚、收回、蜷缩，这不是逃避，是自我保护，也是自然守卫；她看似随和随性，实则端庄严谨，接纳着纷至沓来的生命信息，也屏蔽着横空而过的世俗浮尘，忍着疼痛，将自己过滤，还一脉清寂，即使存些泥沙，但绝不浑浊。

李万华的文字有散文的富赡，也有小说的情状和细节、背景的烘托渲染、人物的神态风

貌：“我斜在夜晚的沙发上，听基辛、贝尔和麦斯基的《A小调钢琴三重奏》。窗外的路灯透进一些昏黄的光晕来，罩着水瓶中的一丛富贵竹，枝叶的疏影正在那里掩映。何必生搬硬套呢，我忽然想，明确的意义又有何用。一个镜头移动着，一段废弃的铁路在荒草中延伸，一匹马躺下来，四蹄伸开仿佛一朵黑色的花，草地上坐着的年轻母亲，她看见老去的自己牵着年幼的自己。摇移过去，一束光穿透林梢，光斑溅在草地上，男孩子穿着薄衬衫，在光束中旋转，他的笑声传出，小云雀忽起忽落……”这些文字清静而勃然，一如她正在聆听的三重奏，乐流如水，人行水上。

我小声对她说：“万华，你写小说吧。”彼时，她正坐在我的寝室，鲁院504窗前的夕照里，微笑着，一脸祥和。她轻轻摇头，头发从额头散下来，丝丝缕缕，细密而柔顺，又执着执拗。李万华是属于散文的，不是小说不好，也不是她离小说远了，而是小说的某种意境离她遥远，她暂时不愿涉及。散文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外化，倘若一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心所持，其精神风度必难以广阔绵延、山水俱盛。

李万华的持久和耐力源自她的从容和祥和。这样和笼着她的眼目、鼻子、嘴唇，弥散出一种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的母性慈爱。我每每恍惚，在她深深浅浅的微笑里看到母亲的影子。她的包容、素宁、无欲，无疑就是母性的。她母性的目光，停留在树木、草莽、野花以及各种小动物上，她几乎能说出走过脚边的每一株草木的种类、名字、性情，甚至叶子的细微差别。在她喜悦而又怜惜的目光中，我读到一个大自然的女儿敏感疼痛的悲悯和护爱。

人之相遇、相与、相知，如光的穿透，是上帝的旨意。李万华，是在鲁院相逢的亲人，我们吸纳着彼此的生命信号，如空气、水分、阳光，不声不息，悄悄滋养。这是我们贴近的理

由，也是我们小小的从容。叶芝有一句诗：“她劝我们从容相爱，如叶生树梢；她劝我们从容生活，如草生堰堰。”在鲁院，我们说植物的形态与品性，说行走的惬意与恣肆，说成长的自力与坚韧，说生命的感动与珍惜，说人性的真纯与美善，说女性隐秘不宣的丰富和明艳，说散文的耐心与坚守，说文字的境界就是人品的境界……犹如与另一个自己倾心对话，李万华给了我太多喜悦和幸福。

这幸福终究要告一个段落。雾霾充塞的北京，居然在临别的日子晴朗，晴朗到不真实。这不真实来自内心的恐慌，离开的恐慌。李万华从没有这样的惶恐，她始终微笑着，安静地做着一件又一件本分的事。她在《海东时报》开了视听专栏“西窗借月”，巴赫、肖邦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德彪西、勃拉姆斯、柴可夫斯基……这些灵魂的亲人，栖息在她的文字里，月过处，青草葳蕤，犹如大海涛涛。我想，“西窗借月”之意境是她自己的取意。她依西窗借明月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就写下什么，以喂养自己的灵魂。

很多人不知晓李万华。她内敛低调，不事张扬，她的散文有小心思，更有大气象。第一部文集《金色河谷》获第二届青海文学奖；第二部散文集即将付梓，暂定名《西风消息》，记录了有关青藏高原物候与节气方面的内容。这是多么简单而文学的名字，西风正紧，春就要来了。这“西风消息”，于她是绵密入微的生命印痕，于他人则是纷扰红尘中的一剂清心良药。

李万华，她还是那个将目光投注在大地物类的万华，借着西风，传递春的消息。或者，这高原上清凉而温厚的女子，就是西风，就是春消息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）



1994年年关的时候，一个昏昏欲睡的深夜，绿皮火车从怀化开来，在慈利站扔下一群扛大包提编织袋的人，继续呼啸而去。

那一群人里面就有我，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什么样子，背个大牛仔包，穿件姐姐淘汰掉的黑色皮夹克，头发凌乱，个头矮小，虽然正是二八年少，但肯定没有半点可爱之处，一个灰不溜秋的乡下姐而已。

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，且毫无准备地半夜在一个陌生的小站下车。住在哪里？刚出站，就有大妈大嫂们喊，住店啦！旁边有一个模样和我差不多的妹子，看年龄也差不多，她正好也是一个人，于是我们就跟着一位大嫂朝她的小店走去。

5块钱一晚，除了两张床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卫生间是公用的，在走廊里。我打量了一下小旅馆的设施，实在简陋，也不想再洗漱等奢侈之事，被子也脏得不行，将就着和衣而卧。

正睡得熟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是几个男人的声音，我和那女孩吓得大气不敢出，默默地听他们叫喊和敲门，直到他们敲累了离开。下半夜，我再也不敢睡着，生怕外面那些陌生的男人再次跑来。好不容易等到天亮，匆匆背上包离开旅店，搭最早的班车回常德了。

那是慈利给我的第一印象，从旅店到汽车站的路上，心情愉快地打量这个地方，感觉它比我待的常德要古老破旧些，街道窄，房子以木屋居多，湿润而清新。

慈利曾经是常德的一个县，张家界开发成旅游城市后将慈利划归过去，便隶属于张家界，但相对于其他地方，感觉它还是要亲切一些。

第二次去因为要登五雷山，到的当天下午爬了山，第二天没事到街上走走。大街呈人字形，一条通向繁华的城区，一条通往河边。河边的老房子所剩无几，沿着澧水河修了清一色

# 零阳

□邓朝辉

的小洋楼，雕花的栏杆，黄色的琉璃瓦，里面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。河边人很少，偶见几个背着背篓下河洗衣服的妇女，才觉得这里有点土家族的气息。从巷子里出来到一个菜市场，有几个推平板车的小贩。我随手翻翻他们的书，确切地说，不是书，是小册子，皇历、算命的书、婚丧嫁娶的书，我意外地发现还有一本“目莲救母”的唱词，心中一喜，毕竟这里并未开发得全部被小洋楼所覆盖，老房子不在了，但生活细节中，人们依然按照祖辈们传下来的规矩行事。

一年之后，因为去乡下参加葬礼，我突然想起了那次在慈利菜市场见到的书，这种民间流传的油印册，怕是很难寻到了，驱车就往慈利去。常德到慈利需经过热市，以我80码的速度，一个小时也到了。以前没有注意到路牌，这次才观察到，原来慈利县城叫零阳镇。

“零阳，古县名，西汉置，因位于零水之北得名，治所在今湖南慈利东。”原来这地方西汉就有了，我想沿着去年走过的足迹，再把县城走一走，希望能碰上卖书的老人。先找上次看好的吃吊锅菜的地方，把南面县城走了个遍，也不记得是在哪一条巷子，因为每条街都很相似。后来总算找到了一家，但不是去年看到的那家。点了杀猪菜，就是猪肉、猪大肠、猪肝等炖在一起吃，还可以把新鲜蔬菜涮到锅里。菜的味道倒还不错，冬天吃得热气腾腾的感觉也舒服，但是吊锅已是形同虚设了，那根吊铁锅的木钩子空空地吊在头顶，炖锅，已经改用煤气点火了。

河边还是去年的样子，远远的可见水电站的闸门，洗衣的妇人也仍然还在，她们用水捶敲打着衣服床单。正是冬日午后，阳光晒得人懒洋洋的，几个人在河边晒着太阳，有的织毛衣，绕毛线球，有的相互掏耳朵。这个小镇，日子慵懒得快要睡着了。

我从一条宽点的巷子里出来，看到菜市场，是去年的那个吗？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下午的菜市场没有那么热闹，别说卖书的，卖菜的都躲到棚子里去了，再沿着这条街走，到一家书店看了看，没有旧书，几家卖旧货的老板摇头说没听说过，失望地往另一条街走，甚至还跑到更深的一个巷子里，还是没有，天已经开始有雨了，已是下午四五点钟，无奈只好无功而返，回去的高速路上，累得快要睡着了，有几次方向盘差点偏离了方向。

在此之前，我到过很多湘西小镇，它们还流淌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息，有的小镇甚至让人回得更远。而慈利虽是古零阳，它的边地气息正在一步步消失，它的老房子味道，斑驳的墙壁和门板间的光线，正怯懦地一步一步往后退缩。

可是它仍然有“目莲救母”，有红白喜事的繁文缛节，有长幼有序的家训，那些在民间悄悄印刷的小册子，从上百年的长辈祖先口中传笔录而来，以微薄廉价的面孔示人，在菜市场流传，在老辈人中流传，在80岁的老子和50岁的儿子之间流传。

可它还能传多久呢？  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）

姥爷去世前一个月，善良孝顺的二姨终没挺过癌症的折磨，在49岁撒手人寰。人们对姥爷一人隐瞒消息。所以，姥爷并不知道他最钟爱的女儿已先他而去。一个月后，姥爷也在一个夜里悄然离世，像一滴水融进浑黄的河水里。

我总记得在那个饿着光的午后，在鼓噪声声的哭喊中，我从二姨的灵堂前爬起来，胡乱擦干脸上的泪痕，佯装无事一样去姥爷和五舅合住的一间坐南朝北的凉房去看他。

时隔久远，我已忘了当时我们说了些什么。我只记得他坐在炕中间，面前摆一个红漆小方桌，双手颤抖着卷起一袋旱烟，满脸笑容招呼我坐下。他的身后，大炕与房顶中间那面矮墙上，一个迎光的小窗户旁正有路人谈笑着走过，脚步咚咚。黑影闪过后，一束刺眼的阳光瞬间照射在炕中央的图案上，那是一朵朵机器染印的牡丹，被岁月浆洗得失去了鲜艳的颜色。一身黑衣的姥爷端坐花间，身体被强烈的阳光无限放大，臃肿得像一尊开了光的剪影。

姥爷早逝在我出生之前，一张仅存的半身黑白照片看不到她瘦小的身体，眉眼部分也因折压出现褶皱，轮廓有些错位模糊，我只能从她众多儿女的面貌里隐约找寻她的影子。

既然没见过，“姥姥”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稀疏的概念，不比夏天菜地里嗡嗡飞舞的蜜蜂出现在我梦里的机会多，也不比春天渠塘里汨汨流淌的河水更能引起我的兴趣。我那时对生死还没有概念，但我知道她不会出现在我的周围。我也曾努力地想象她像别人的姥姥那样，端坐在铺着油布的炕上纳着鞋底缝着花裤，时不时将手里的针在发间刮蹭几下。这么想象着，我从门外奔跑进屋里，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时候，身后的炕上就仿佛有了一个女人端坐的轮廓，隐约穿着那种老气横秋的偏襟衣服，眉目更是模糊一片。当我回头去看时，炕上又空空如也。我惊悚万分奔到院子里左顾右盼，天空飘着的云就逐渐连成一片，像极了一个女人的剪影。我就深刻地相信，那是姥姥腾空后幻化成的云，在天上静静地等待姥爷有一天化成青烟，丝丝缕缕组合成一片云后去追寻她。

二

小时候，我总盼着能到姥爷家去。姥姥共生育了11个孩子，我见过的有5个舅舅3个姨姨，未曾谋面就被送出的还有一男一女。那时，除了妈妈和二姨已结婚成家，其余的还没有被姥爷当豆子撒出去。

那个年代，许多女人掌握了剪脐带的技术，生一拨溜娃坚决不求接生婆，不花冤枉钱。姥姥也就是在这种频繁的生育过程中，在将四姨带到这个世界上后，因为出血缺血少药，遁地归隐，只留给两年后出生的我一尊浮上云端的模糊剪影。

11个兄弟姊妹里，和姥姥长得最像的是排行老大的妈妈和排行最小的四姨。四姨和姐姐一年出生。当年用来包裹她们的包袱布上印着同样的蓝色碎花，那是妈妈预备姐姐出生时在交流会上扯回来的。然而，同样的花布并不能包裹出同样的人生。姐姐出生在妈妈的怀里，虽不可避免地跟着那个年代吃苦受穷，却继承了妈妈倔强不服输的性格。从小学起就是三好学生，一路踏进大学的门，如今工作婚姻双美满。她的女儿也秉承了她的性格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性格温和知书达理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姐姐从落地那日起，就被注入了积极的人生基因，她不断拼搏的过程，也给后一代甚至后几代的前程带来色彩和光明。

而四姨因为出生在一个早已人满为患的家庭。我的印象中，姥爷从未给过四姨任何好脸色，总是恶狠狠地诅咒着，恨不得她能立等死掉，好落得耳根清静。闭了眼的人万分痛苦地走了，刚睁开眼的人就代替她承受痛苦的人生。四姨身体很瘦，脸狭长，颧骨很高，一张脸上从来没有笑模样。这在姥爷眼里是妨主相，仿佛家里缺穿少吃的光景都是因为她的到来而导致。

除去送人的一哥一姐，四姨和三个尚能如母般嘘寒问暖的姐姐中间，隔着五个哥哥，清一色都是青皮愣头小伙子的年纪，并没有谁能顾得上心疼一下最小的妹妹。

姥爷有一手泥瓦匠的绝活，一年四季在外搞副业，地里的营生基本丢给了家里的一群娃。妈妈是家里的老大，学习成绩再好，姥爷也在将她供到初中后就不肯再出一毛钱。妈妈含泪从学校回了家，放弃书本拿起锄头。待到妈妈、二姨相继出嫁后，姥爷的家就由梳着两个油亮大黑辫的三姨主管。

早上出工之前，一家人是要吃一顿饭的。天还未亮，拌猪菜喂猪的、劈柴烧火的、和面擀面的，你出我进热闹非常。这时，四姨就会被哪个哥哥从被窝里一把揪出来，披散着头发坐在小板凳上拉风箱。早上的饭通常是用晾干的秋茄子干儿糊汤熬一口汤，淋泼在用刀切成的四棱八瓣的面片上，颜色黢黑，味道很苦。

一群人稀里哗啦吃着黑乎乎的面片，然后抹嘴出工走人。剩下四姨踩着板凳趴在偌大的锅沿上春去秋来地刷锅洗碗。早饭做得晚些或谁吃得慢些，眼看着太阳升上门前的树梢，在门口等她一起上学的子女就不得不不舍她而去，四姨就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好几次，四舅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将试图逃跑的四姨抓回来，鼻涕眼泪一把地刷锅洗碗。再后来，四姨就连能一

# 浮上云端的剪影

□李美霞

起上学的朋友也失去了，对于太阳升起落下见怪不怪，只埋头刷锅洗碗，学习成绩自然一落千丈。

等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全家跟随父亲工作调动到乌海市落户。妈妈惦记着无人疼爱一脸忧郁的四姨。虽然那时我家四个孩子挨肩长大，张嘴吃饭、伸手穿衣都凭着父亲微薄的工资应付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将四姨从乡下接来。

因为功课的常年亏欠，四姨只好连退两级直接与我同班。只是此时，窗明几净的教室已关不住她野鸭一样闲散的心，勉强上到初二就不再坚持。无奈，妈妈给她找地儿学裁缝、学理发，终是因为她的寡淡态度学无所成。再后来，她嫁给一个跑大车的男人，生了个女孩，上学时又重蹈她的覆辙，连退两级与我的儿子同班。那年儿子考入重点高中时，我偶然听闻她的孩子早已退学回家，和当初的四姨一样，同样没能上完初中。

我虽有万般惋惜，却又觉得这样的结果似乎十分自然——一个从小在夹缝里长大的孩子，如果在当娘后仍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和态度，任凭父女之间隔着深深的岁月壕沟不愿释怀，又怎能带给后一代积极健康的人生情怀？

其间这许多年，我多次听到姥爷唉声叹气请求妈妈劝解四姨，帮助她把生活过好。一唉一叹里，我能听出一个不被认可与原谅的父亲满心的惶惶和忧虑。

三

事实上，那时候姥爷是长年不在家的。至少，在我客居的漫长日子里，我并不能总见到他。但我却常记得他积攒全力劈头扔出的一只鞋——像直线飞窜的无头乌鸦，嗖的从我耳边飞过，啪的一声，重重打在某一个舅舅或姨姨的身上，技术娴熟，极少落空。

记忆中，姥爷的头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毡帽。那时，让我惧怕的不是他头戴帽子的时候，而是他在某一个艳阳天阴着一张脸回来，扯下帽子扣在脸上闷头睡觉的时候。凡是这会儿，家里的孩子就纷纷逃遁。而四姨却总是慢半拍，当哥哥不见踪影的时候才恍然出逃。幸运的时候少，悲催的时候多，慌乱中她或碰倒板凳，或打破杯碗。姥爷一把握掉扣在脸上的帽子坐起身，抓起炕沿上的黑布鞋向发出声响的地方劈头打来。

如此种种，我和姥爷之间，就不可避免地隔着遥远的距离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从没有用一块糖逗逗我，耐心地引导我算一算3+2等于几。再后来，姥爷也携儿带女搬进城。曾呼风唤雨的他两眼一抹黑，大事小情都要和我的父亲商量。常记得，他骑一辆破自行车来我家，将车偏靠在门前的树上，拍拍身上的土进门。时隔多年，我仍会条件反射一样跳起来，闪身逃到外面的人流中去。我也清楚地记得，过年时，一大帮孩子排着队给姥爷磕头拜年，伸手接过压岁钱，递到我手里的袁大头总是孤零零一个，表兄弟妹背过我摊开手，我却明明白白看到一正一反两个袁大头。

因为种种不公平，我记恨了姥爷好一段时间。但我从小的良好家教并不允许我表达对长辈的不满，我只能逐渐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，像隔着大段难以忘记的日子，隔着大片无人收割的麦田。

当岁月掐着日头的光晕，一截一截上升，又一截一截降下，蓦然间，姥爷缩成一个儿孙满堂却弓身低矮的老头。老年以后的姥爷，面上随和了不少，语调上也缓和了许多。那时我已结婚生子，似乎忘了和姥爷之间似曾有过的隔膜，闲暇时也寻找话题和姥爷聊天，他却总是笑眯眯地躲闪着我的眼睛。家庭聚会时，几个妯娌起哄，非让他讲一讲话再开席。姥爷倒像是一个腼腆的大姑娘，红头涨脸：“人老了，骨头分量加重，说话分量下降。不说了。”略带低人一等的羞涩神情，让我想起照片里被岁月隐匿的姥爷的眼睛。

母亲去世前，和我们唠起自己的一生。我才知道，姥爷的众多孩子中，只有母亲并不是他亲生，和姥爷并无半分血缘之亲。

时光再次掠过年代氤氲的光影，年幼的妈妈跟着姥姥从一份悲苦中逃脱，投靠到姥爷的身边。从此一碗水一碗饭的养育之恩，正是妈妈日后竭尽全力帮助姥爷背负这一架超载重车的真正原因。

每次聊天快结束时，妈妈总是感慨万分：“……刚退学的那段日子，我总恨你姥爷不肯继续供我上学，觉得自己毕竟不是亲生。直到有一次，家里有急事，我骑着自行车挨村挨户去找他。正碰见你姥爷拉着辆装满砖的平板车，正遇下坡，车的重量沉甸甸压着他飞快地往前跑，满车砖几乎把他整个人都翘起来……他为了多挣几个钱，既当技工也当小工。我喊叫着去帮他，车停下，你姥爷回过头，因为吃灰灰菜浮肿的聪明光亮的……”

此时，姥爷早已卸下一身责任追随云端的姥姥而去，这个一辈子不善言谈的男人，终没有给他的儿孙留下只言片语。也许，爱本身就是代代传承的过程，不需要语言证明。

我默然无语，岁月就有些失真。眼前呈现出一条狭长的乡村小路。正是麦子芒黄等待收割的季节，太阳依旧火辣辣地照着。村头的路上，一个戴着黑色毡帽身材矮小的男人越走越远，逐渐成为天地间一个模糊的黑点光晕，留给仍在尘埃中穿行喘息的所有儿孙一尊再也不会清晰的剪影，在每一个青烟袅袅的日子里浮上高高的云层……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鄂尔多斯作家班学员）